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五回 宋徽欽北狩沙漠

帝自金營回，往擷芳園見太上，父子相持泣涕。及太后鄭氏同坐，帝奏太上曰：「臣不孝不道，上貽君父之憂，下罹百姓之毒，殺身不足以塞責。今北兵見迫，日以擇賢為君。臣與陛下吉凶共之。且以弟康王為主，不失祖宗社稷，幸之大也。」時韋妃侍側，即康王母也，言曰：「二宮今許以康王繼位，而中興可待。然外鎮須假主盟，陛下可作詔書，召四方兵赴京師。金人狡詐，必不止於擇賢，禍有不可勝言者，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。惟陛下熟計之。」欽宗父子與后妃正在議論未決，忽報粘罕遣人持書，一詣太上皇，一詣帝前，曰：「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，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。」至日中，又遣人促帝及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。至晚，遣人不絕，又云：「若上皇未出城，不妨請帝先至。」欽宗聞報，若有難色，不肯復行。何、李若水等勸之曰：「陛下初至虜營，而曰彼本有約於我，倘不行而失其信，再何以取伏他人。臣等隨陛下同往，必是無虞。」次日，欽宗不得已，辭太上皇，備車駕，與司馬樸、李若水等出幸金營。

至帳下，粘罕坐而言曰：「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，別立異姓為王。」遣人持詔書示帝，遙遠不復可辨。使人降自北道，入小門至一室，籬落疏缺，守以兵刃。自辰至申未得食，帝涕泣而已。至暮，番奴持食肉一盤、酒一瓶於帝前，曰：「食之，食之。」帝泣而言曰：「父母不復顧矣？」番奴曰：「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。」其夜，無牀席可寢，但有木凳二條而已。亦無燈燭，窗外數聞兵甲聲。時天氣寒凜，帝達旦不寐。天明，有人呼帝曰：「太上至矣。」帝視之，見戎衣效十人，引太上由傍間小道而去。帝欲前，左右止之。帝哭不勝其哀。後人過龍德故宮，有感而賦詩一首，萬里鑾輿去不還，故官風物尚依然。

四圍錦繡山河地，一片雲霞洞府天。
空有遺愁生落日，可無佳氣起非煙。
古來國破皆如此，誰唸經營二百年。

卻說元帥粘罕既已幽拘欽宗，又遣人人城，催逼皇族后妃諸王，累累至軍中，日夜不絕。上皇與帝異居，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，惟鄭後、朱後相從。數日，上皇方得與少帝相見共居一室。時風寒地冰，夜宿竹簷侍衛人見帝苦寒，取茅及黍稷作筏，與二帝同坐向火。至明，粘罕令左右將青袍迫二帝易服，以常服之服逼二后易服。

李若水是時從少帝扈駕至北，見金人以服與二帝易，抱持而哭，大罵曰：「死狗輩，不順天意，辱我大朝衣冠。使若水有寸刃在手，今日肯與你甘休！」金人怒甚，將若水拖出，曰：「大朝皇帝且不敢出言語，爾乃一隨侍官，敢出狂言辱吾哉！」言罷，眾金兵以戈杖亂擊之。若水以手格鬥，敗面氣結，僕於地。金國王將粘沒喝令曰：「眾人不得無理。」因扶起謂之曰：「必使侍郎無恙且寬。」奈若水抱憤，絕不飲食。幾數日，或勉之曰：「事無可為者，今日順從，明日富貴矣。」若水歎曰：「天無二日，若水寧有二主哉！」若水從者亦慰解之，曰：「公父母年紀高邁，若肯降他，久後必得回去看視，豈不強於不得相見乎。」若水叱之曰：「吾不顧家矣，豈止望見父母耶。忠臣事君，有死無二。然吾親已老，爾等歸家，勿即言我被害之事，令吾兄弟徐徐言之可也。」後旬日，粘沒喝召之計事，若水曆數其過而罵之曰：「我南朝天子，仁厚慈愛，天下之人，載宋厚澤未泯。他日勤王師至，使爾輩無噍類矣！唯恨吾不得見也。」粘沒喝令左右擁護而去。若水反顧，罵益甚。金兵逼至郊壇下，若水知事不免，謂其僕從謝寧曰：「我為國死，乃人臣職耳，奈何並累爾眾人，可速走，吾不能庇汝也。」又罵不絕口。監軍者搥破其唇，若水噴血罵愈切，至以刀裂頸斷舌而死，年三十五歲。同時司馬樸聞李若水遇害，亦不食數日而死。謝寧得走歸，言其事，無不下淚者。粘罕謂群胡曰：「遼國之亡，死義之臣甚眾，南朝惟見李侍郎一人而已。」及葬，得一詩於衣襟：胡馬南來久不歸，山河殘破一身微。

功名誤過等雲過，歲月驚人還雪飛。
每事恐貽千古笑，此身甘與眾人違。
艱難重有君親念，血淚斑斑滿客衣。

自此以後，二帝二后每日惟得一食一飲而已。粘罕使張邦昌受偽命，即位僭楚，催促太上皇北狩。粘罕又遣騎吏持書示少帝，言：「上皇已先行矣，元帥今遣汝等赴京朝皇帝，來日起行。」次日早，騎吏牽馬三匹，令帝及二后乘之。二后素不能騎，吏遂掖而乘之。路傍見者泣曰：「皇帝父子北去，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也！」因上羹飯二小盂，太上及帝、朱後分食之，粗糲不堪食。騎吏從者約五百人，皆衣青袍。太上皇與少帝迤邐北行，反顧二后，皆不能任驅馳，因而泣下，作《鷓鴣天》詞一闕以自遣云。詞云：幾年獨佔禁宮春，花落閒庭舞袖影。宵柝空聞傳騎士，曉籌無復報雞人。離鳳闕，足步胡塵，天涯回首一沾巾。翻思破國忘家恨，眉壓重瞳帶淚顰。

上皇歌畢，父子不勝歎歎。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視。金人促之行，道次黃河，憩息於驛舍中，適見壁間有詩一律，不知何人作也。二帝拭淚而觀之，詩云：二紀中原作主人，窮奢極欲正紛紛。甘心屈辱通金虜，不恥虛無號道君。費勞勞民成良獄，糜兵蹙國望燕云。

可憐百二山河陷，火烈昆崗玉石焚。

二帝觀之，自覺淒慘，惟俯首長吁而已。次日，將渡黃河，至信安，有番官澤利者，監押同行。忽見一人身穿衣褐?絲袍，腳有皂靴，頭帶小巾，執鞭從後趕來。從人報知，乃信安知縣，持酒肉來奉獻二帝。澤利大悅，即在中途設牛酒，與二帝妃後等同坐，對酌飲食。移時，澤利乘醉，命朱後勸酒唱歌。朱後曰：「妾生長深閨，不諳歌唱。」澤利怒曰：「你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，安得如是不敬我！」將起毆之。後不得已，嗚咽涕泣，持杯作歌。歌曰：幼富貴兮厭綺羅裳，長入宮兮奉樽觴。今委頓兮流落異鄉，嗟紅顏兮命薄如裳。

歌畢，上澤利酒。澤利笑曰：「詞最妙，可更唱一歌，勸知縣酒。」後掩面再歌。歌云：昔居天上兮珠宮天闕，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。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，速歸泉下兮此愁可絕。

朱後遂舉杯勸知縣酒。澤利起拽後衣，曰：「坐此同飲。」後怒，欲手格之，力不及，為澤利所擊。賴知縣勸止之。後舉杯付後，曰：「且容忍，勸將軍酒。」後泣曰：「妾不能矣！」

願將軍速殺我，死且不恨！」欲自投庭井，左右救止之。知縣曰：「將軍不可如此迫她，倘北國皇帝要四個活人朝見，你如何處置，公事不校將軍再不宜如此。」言罷自散去。

二帝無如之何，迤邐備極艱險，已到燕京，朝見金主，行藩臣禮。金主令下，令二帝出居驛舍，聽候指揮。二帝退出，居驛舍中。金主以兵守之，所給來飲食，惟酪漿牛脯而已。二帝悲不自勝，朱後泣曰：「陛下昔居汴京，錦衣玉食，奈何不死社稷，偷生至此，其何能堪！」二帝默然。是夕，後自經死於驛中，年二十歲。二帝哀痛極慘。翌日，北國皇帝降旨，封上皇為昏德公，少帝為重昏侯。二帝北面拜謝，即仍押赴甘肅軍安置。時盛暑，帝後只是徒行，辛苦萬狀。未幾，金主有旨，又遷靈州，此去漸至沙漠之境。帝後寢食不安，形體骨立，無復有貴人之相矣。上皇含淚而口占一絕云：黃雲衰草路漫漫，朔氣凌空透體寒。

神器飄零家萬里，何人借劍斬呼韓。

二帝經行已久。是夕宿於林下。時月微明，有番首吹笛，其聲嗚咽特甚。上皇愴然，口占一詞。詞云：玉京曾憶舊繁華，萬里帝王家。瓊林玉殿，朝喧弦管，暮列笙篳。花城人去今蕭索，春夢繞胡沙。家山何處？忍聽羌笛，吹徹梅花。

太上謂帝曰：「汝能廣乎？」帝乃繼韻云。詞曰：宸傳四百舊京華，仁孝自名家。一旦奸邪，傾天柝地，忍聽拊芻琶。如今塞外多離索，迤邐遠胡沙。家邦萬里，伶仃父子，向曉霜花。

歌成，三人相執大哭。或日所行之地，皆草莽蕭索。悲風四起，黃沙白露，日出尚煙霧，動經五七里無人跡。時但見牧羊兒往來，蓋非正路。二帝只得經行至西河州。居數日，金主又命遷五國城安置。二帝得旨，迤邐又向北行。二日，始達五國城下。二帝輕步入城，頗與西河州相類。城中荒殘，民家皆不成倫次。

二帝在城隅驛舍中居止，忽靈州有人公幹來五國城，事完，迺來驛中探望二帝。二帝看其俗貌，若漢人規模，因問之。其人下拜曰：「臣本漢兒人也。臣父昔事陛下，為延安鈐轄周忠是也。元符中，因與西夏交兵，臣父子為西夏所獲，由是皆在西夏。宣和中，西夏主遣臣將兵，助契丹攻大金，被金人所執，臣因降之，今為靈州總管。臣之地方，近我中國，往往有人來，說大朝自陛下駕離已後，稍有復興之兆。臣聞陛下在此駐蹕，故來報知，願陛下勿泄。」二帝聽此消息暗喜，問之曰：「爾既是我中華，不忘宋德而來見我，朕有一機密事，與你商量，爾肯應承否？」其人叩頭泣曰：「臣父子實負君之大恩，無由可報，今日就使赴湯蹈火，臣亦不敢辭也。」二帝曰：「我初幸金營之際，朕親書數字藏於衣領中，因金兵監迫緊急，不得帶見康王。爾今肯代朕帶去，報知康王，實見卿之忠義也。」其人曰：「即今河北曹勉在靈州，每與臣議欲逃歸。臣漏夜回去，令此人帶回，必不致誤。陛下可速將來。」二帝即將莽衣一領，卷包密封，付與漢人，曰：「慎勿漏泄。」漢人應諾數聲，接過包封，抽身走出驛來，迺回靈州，不在話下。後來康王得此信息，建位中興，豈非天意耶。使康王不惑於小人，專任岳飛等將，那時金人喪氣，宋室復振，豈有中華淪沒於夷狄，徽、欽流喪於沙漠之事乎，惜哉！